



淮南子卷二十六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脩務訓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

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
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
交趾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
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
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
浴靈雨梳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
蠡之防乘四載隨山築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
施惠以振困窮吊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
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

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
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
汗交流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
於尊亦遠矣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
以身解於陽眇之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
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
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

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
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
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
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
饑養老弱而恩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
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
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
不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
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
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民不
勤思慮不用事治求瞻者未之聞也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
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
自生則絲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
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
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
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
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爨井以淮灌山此用已
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

泥之用輜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趣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對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間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間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

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誥也異轉而皆樂九夷

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人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嗜饑碎骨蹶蹠足以破廬陷匈及至圍人擾之良

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御則雖歷險壑弗敢辭
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
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
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荒
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
化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
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嗍睽哆嗚蘧蔭戚施
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此惟也夫上不及
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

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
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利辟者而
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
之有過而非學者則具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
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舂鋸而
行駑馬雖舂鋸之不能進爲此不用舂鋸而御則
愚矣夫怯夫操利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
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捐脇傷幹爲此棄干將鏃邪
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

可以公論乎夫摘抽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
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
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
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胡人有知利者
而人謂之駭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以多者
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
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
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
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
謂至信决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

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
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
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
夫純釣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
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剝犀甲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
以白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
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
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形鏤法

亂脩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
衛之稚質捆纂組雜竒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
智不能逮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
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
奮翼攫肆蚊行蟒動之蟲喜而合怒而聞見利而
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
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

以備矰弋螳知爲埵糶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
毳有芄菁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
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
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
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
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
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稼儀狄
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
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
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

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
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
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
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
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
援標拂手若菽蒙不失 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
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
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撥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
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直
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

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
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
施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
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
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
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
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娛蘇援世事
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
爲法則窮迫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
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

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
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
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
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名可務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
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

昔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躄
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胼不敢休息南見
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晄泠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

食如饗大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疆之
者

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敵
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
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
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
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
蹙沙石躡達滕曾蘭重胠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

躄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涕流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靈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疆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竒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

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
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
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
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
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考謝子見
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
山東辯士國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
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夫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
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其爲狗羨也而甘之後聞其
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邠
鄆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人皆爭學之後知其
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
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
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
齧缺卷鉏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

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
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錐水斷龍舟陸剽兕甲
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
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劔者期於銛利而不
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騮
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
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
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
哭之而無所歸心故夫欒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

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
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
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
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
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
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
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
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
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
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善調鍾也以

爲後世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
齊知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
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
牆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
裘帶死蛇則布衣常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
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
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
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竒牙出馱齟搖則雖王公
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
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

不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
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
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
鷺木熙者舉梧櫛據句枉媛自縱好茂葉龍天矯
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
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
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益有
時而脩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
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樞棟榱桷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
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子卷二十六終

淮南子卷二十七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
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
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
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
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
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逶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噍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

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主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_{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_{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_{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_人有

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
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
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
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
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
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
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
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
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
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

神化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
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
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
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
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
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
潛陸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

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
牛馬之氣蒸生蟣風蟣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
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郊割
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
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
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
樹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
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後無

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
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
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
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
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
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
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
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

天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蓄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

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冶鑠木金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籥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麻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

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而教之以順故父子有
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脩
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
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於性
而聖人之所以匡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
性無其資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
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
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
仁義之資非聖主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
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
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
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
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
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志
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
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
水澤肥墪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
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
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
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

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
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
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
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
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
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
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
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
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
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

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
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
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
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
風及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
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
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奸刻僞書以解有
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解犒之具
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獵以奪
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

允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貴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淺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天

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

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
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
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
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
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
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
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群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
而入新踪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
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

臣矣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
去殘除賊可謂惠君矣而未可爲忠臣也樂羊攻
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
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
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
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
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
故勇者可令進闔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固
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

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取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

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知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遠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

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弦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而不收於前鍾鼓不解而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

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

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
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
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
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
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
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
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
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
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
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

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醴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
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
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
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
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前繩之以
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
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
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

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
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
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
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
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
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
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
漸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
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遽伯玉以其
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

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
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
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
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
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魯之行法能刑竊
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
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
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
不還種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
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

示之經誅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
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
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
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
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
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
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
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

得衆明足以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
非者非批邪施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
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
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
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
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
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
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
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
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

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
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
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
見入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
我而笑是穰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
深是亂也賓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
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
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
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

故象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
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
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
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
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
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
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象正以自爲
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
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
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者不爲川谷趣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橫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

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列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

何故不高官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戰而戰主左操黃鉞左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

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
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
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
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百姓歌
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
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
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
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
闔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
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

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
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
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
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
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
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
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
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

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
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
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
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
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
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
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爲樂豈不
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
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

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
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
申也心之塞也莫不知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
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
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六山富於江河
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
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
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
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
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

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攝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

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入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

後未謂之君子以未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
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
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
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
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
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
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
仁義今重法而棄仁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
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

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
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
曰不失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
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
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
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
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
本事之恒常可傳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
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
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

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
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
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
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
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謔於易
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
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
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
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

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
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
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
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
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
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
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
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而知其所歸矣故舜深
藏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
酒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湏

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諶北鄙之音師曠曰此
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
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
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
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
而三十二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大小然後成
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
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
小快害義小慧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

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
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
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
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
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
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地非不捷也而子胥
憂之見其心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
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

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也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蠲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綏綽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

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

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浸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知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七

淮南子卷二十八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要畧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揔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昏昏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

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繇
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
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
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
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
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
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
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濺滂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
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
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垓有無之精離別萬物
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
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
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
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
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有天承順而不亂其
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

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
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週周備不可動以物不
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
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
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以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覽物
物引類覽取擣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
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
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
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
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
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
動靜之機以及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
神撫靜其魂鬼不以物異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

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
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
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
盡其能也明攝權探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
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
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
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繇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

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
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擻拚唳齟之却也接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
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關者也

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侖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末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惓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

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

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秦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度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

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
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
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
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
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
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
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
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
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
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揔其要弗曲行區入
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
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
無不在焉而能得本知末者其惟聖人也今學者
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
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
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
義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
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
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

後可以成曲今畫圖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優絞紛遠援所以泐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清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捍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泐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刻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文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則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代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

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威王在祿禴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挑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

馬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
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
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
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
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
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
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
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
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
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
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
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
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
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
度刑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
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
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
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

淮南子
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

淮南子卷二十八終

按劉績曰淮南一書乃取文子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爲慎註又疑非誘註按註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註明矣其書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曆數天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舊本殘訛自誘註時已不能辨如以禁苛爲柰何類甚多矣

同治
藏書

